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新講義卷三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新講義卷二

宋 耿南仲 撰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得位而不尊得中而不大且應乎乾而非上下應之也則同人而已雖然不得位則是無猒子之家者也

不得中則是无顔般之徳也又好遠而不應則雖欲同乎人得乎哉是以得位得中而應乎乾然後為同人也傳曰自其同而視之者萬物皆一也知萬物之為一則吾誰與為親哉无不見之斯可矣故曰同人于野亨野則无適也无莫也廣廣乎无不備也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言涉險之待衆也同人于野則衆无不同於是乎可以涉險故曰利涉大川夫同人于野則大小不間于異體利涉大川則南北不患乎

異心是謂不同同之不同同之則大矣故言同人曰以別之言所謂同人者義盡于此矣乃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君子而已蓋文明者禮也燦然與物接者也健則能遠焉中正者德也介然與物辨者也應則能從焉與物接而能遠焉與物辨而能從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得而疏又不可得而親然有遠有從則與夫同人于野而小大不間于異體利涉大川而南北不患乎異心者固有間矣然遠而知從從而知遠同

于道而已是乃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非能通天下之志何能一見而寫人之心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道上行而火炎上所以為同人天道徧覆於族无分也於物无擇也火性明察君子於是以類族辨物也族之不類物之不辯皆比而同之則何異乎墨子之尚同哉亦不能與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大有大畜則人應乎我同人則我應人人應乎我則
雖不出戶而戶外之屨已滿矣我應乎人則欲不出
可乎故初九同人于門然後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者所以類族者也象言類族則使萬物百族各類
于宗所以群天下之物則然也乃若所以處已則人
苟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者皆可與同人矣又奚擇
其宗哉此同人于宗所以為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火形銳上而性炎上九三實體之故有伏戎于莽與升高陵之象焉然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六二雖匹夫有其志不奪九三雖伏戎而帥可奪如是則不敵遠矣是以伏戎于莽不敢直鼓而前也伏戎于莽知其不可而不得不伏也升其高陵俟其小而或可升也惟義之不勝是以三歲不興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之反則非特以處柔平而已亦其犯義之未甚而其勢得反之也盖乘其墉其亢不至于升高陵且又无伏戎之事故得反則也彼九三之為不義至于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則雖欲自反无由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之與四合并其勢以攻五所以為大傳曰同與相愛同取相疾同病相愛同壯相疾同道相愛同藝相疾二之與四皆欲爭五可謂同取相疾一則升高陵一則乘其墉可謂同壯相疾矣而二之與五乃以中直相與則是同道同道則相愛者也彼以同壯罷之焉日相離疾此以同道損之焉日相親愛則大師有克五之勢而可憂然以義克之而後笑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通天下之志乃同人之志也今獨遠于有事之地所
以為志未得然與夫求其志至於奔營憊而弗克而
反者尚得為无悔乎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
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
亨

天下大器也不可以小道治小力持也必有大人相
與輔相之然後能勿失也故天下貴其有大焉畜則

宜以剛有則宜以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所以為大有彼得尊位矣而曰上下應之者謂其為賓師者也其德剛健則與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異矣其德文明則與君臣上下動无禮文者異矣聖人所以能有大不過如是而已謂之文明者其文炳則文之明者也其文蔚其文萃則文之不明者也然文至于成章則无不明矣故章為文章之章又為章明之章也易之稱文明可以類推矣其德剛健而文明固足

以有大矣有大而不能用元亨亦不可得也夫聖人所以有大雖曰剛健而文明以致之其實天以休命之耳夢帝賚予良弼是也應天所以命之意而時行焉則元亨矣大畜所謂應乎天與此同意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聖人高其目以視遠之象高其目以視遠則善惡見矣其于遏惡揚善也何有遏惡揚善豈聖人作好惡于其間哉順天休命而已天之休命遏惡

而揚善人之大情好善而惡惡順乎天之休命則順乎人之大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内有可交之德而无交焉必外无可交之人也外有可交之人而无交焉必在已无可交之德也大有尚賢之世非天下无可交之人於是時而獨无交焉則於可交之德為有害矣然而體乾之德而非有咎也故匪咎者疑乎有咎猶疑為寇而稱匪寇也知艱則

至无咎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車之為器輪圓而輿方轅縱而衡横備圓方縱横之車而又大焉則尤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也君子仁圓而義方且有縱横之才智任重而不覆致遠而不敗大車之象也如是而上應六五之君則有攸往又何咎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聖人之用小人則貫魚以宫人寵不使之升降自如也用君子則使升降自如而不制焉是之謂亨若非處賓師之盛位則无是也公用亨于天子亦以處盛位而已乃若小人而使亨則是遂其欲而无不為矣故曰小人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九四處盛位則宜公而无私故五等之爵冣尊者稱公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可謂公矣以不下比為公則九四不比乎下亨于天子之臣得以處盛位之宜矣非其明辯晳不足以與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誠者合内外之道也故曰厥孚交如交如者合内外之道也誠信生神神則不怒而威故厥孚交如則威

如隨之也彖言信以發志者志之所潛深矣明信以發志則能以赤心置人腹中是乃所以交如也易而无備者以謂道德之威既暢于天下則阻法度以為威无所事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履信務以復其言思順務以和其行此則獨善其身未足以致天祐也履信而于任賢不貳思順而于從善如流施信順于尚賢如是則于天之休命不逆是

以自天祐之夫聖人尚賢者以道之所在故上之非將以邀福于天也自天祐之耳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柔有常勝之道也及以馳騁天下之至堅无往而不利此謙之所以亨也夫天之有光託于物而後見故

天下濟也其道乃光坤含萬物也其化乃光天道下濟而光明則堯允恭而光被四表是也地道卑而上行則舜之温恭而元德升聞是也夫冲而不盈謙而不亢道之體也是道也達乎高深通乎幽遠无不在焉故盈而不冲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害之而人亦惡焉謙而不亢則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福之而人亦好焉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與夫人事之衆莫不歸德于謙則謙之于天下无不勝矣故施于尊則

有光施于卑則不可踰焉二典于堯言克遜於舜則不言蓋天子之尊則遜足以稱微則遜不足道也故謙于尊言光卑言不可踰而已亦猶是也有成位而不謙其終必危有天德而不謙其終必喪然則謙者君子之所有終之道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經曰德言盛禮言恭内之篤實也如山則德盛矣外之卑順也如地則禮恭矣德盛禮恭然後謙體具蓋

德不盛則有狎侮之心禮不恭則有驕亢之容皆非所以為謙故也夫多者久而益寡者浸而亡物之常理也乃若用謙則多者非徒不溢也且可以裒焉寡者非徒不亡也且得以益焉多寡云者時之與物功之與能皆是也雖然謙之所施又不可以不稱也物又不可以不平施荀子曰賢者就而敬之不肖者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其情二所謂稱物其敬一所謂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或以德下人或以功下人乃所謂謙也非有德也非有功也是宜為人下非謙意也初六以盛德下人非宜為人下者於是稱君子為謙謙因其可以涉難而有功故曰用涉大川吉牧如牧人之牧順其性故也順其性故其德盛制其德故其禮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者感以來其應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也二之與三剛上柔下於分為正而九三方以剛下人感之无不應矣是以貞吉而象曰中心之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初六以謙也故涉難而有功然而未及中則亦未有功焉九三過中則既涉難而有功矣夫功亦有不勞而成者功成于勞則其力尤為可矜矣九三不矜而謙是乃所以能有終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唯不居

是以不去此有終之道也人道也人道惡盈好謙勞而謙則萬民服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略而法詳法容有變則无變焉故終始有常敘而不可違上下有常分而不可亂者則也乃見天則言其協終始之序也困而反則順以則言其上下之分也今九三以剛在下而六四以柔乘之疑若違上下之法則矣撝去三之乘已則於則不違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富相十則役相萬則僕物之理也今六五不富而能用其鄰者以人道好謙得尊位大中而謙則尤人之所好故也能用其鄰則多助矣又六二有造兵之釁是以利用侵伐无不利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感九三而求其應者也故曰鳴謙大抵感人心而求其應者求近則其勢易應遠則其勢難六二之感九五則其勢易感之无不應矣故中心得上六之感九三則三上而不應故志未得也九三之不應其罪可征也然九三得民有邑國之象非以衆勝之則不可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彼六五不得用衆直侵其國此伐其人者以得尊位大中能以其鄰且所征者六二之正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者與物通之時也建侯宜與物通故孟子言置君則必曰謀于燕衆行師亦與物通故孟子言伐燕則必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聖人所以與物通亦順以動而已譬川流而不逆行則浩然通諸海矣蓋群

一物性類以理因而循之則雖天地不能違何則天亦以易因性地亦以簡循理故也天地以順動則自然之理故日月行其紀而不過四時協其序而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大正之理故刑罰清而民服夫刑罰者矯拂人而制之者也且不煩濫而民服則禮樂政教之以順導人者可知矣彼聖人何往而非順動哉建侯所以興天下之同利行師所謂憂以天下者也刑罰所以去天下之同害作樂所謂樂以天下者也

雷在地中而為復復則辨于物矣雷出地奮為豫豫者衆人熙熙如登春臺之時方是時視濁水迷于清淵有至于冥豫者豈觀象而見所謂非豫之幾哉非與日月合其明者孰能與此故曰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聖人與物之象也衆人熙熙我何為而不樂於是作樂焉其作樂也乃所以崇德焉與夫熙熙

而遂至於失性者異矣能昭天地化育之功者莫如
雷能崇聖人化養之德者莫如樂傳曰樂隆而德尊
作樂崇德之謂也作樂以崇德故盛薦之上帝則天
神降焉以配祖考則與詩有聲所謂作樂合于祖同
意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聖人之於豫若雷出地奮然則豫非不鳴以感物也
但其鳴當其時而不妄耳初六於位為下於時為初

乃欲鳴而感物為豫是乃不可故曰鳴豫凶而孔子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刳舟剡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繼之以重門擊柝取諸豫者以川塗通則暴客至故也非徒治天下為然一身亦若是而已開貞宄以與物通則凶亦隨至是宜觀柔而蚤正以待之也六二蓋與于此方天下交通成和之時物之逐動如雷出奮然而獨介于

石焉此善觀象者也介于石言見之先也終日言避
之速也見之先而避之速吉不亦宜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不諂然後可以上交今且盱矣則是顧望其上者也
又且遲之則俟伺其上者也豈所謂不諂者乎此則
盱豫悔而遲亦有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九四體震而爲之主者也以象言則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則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髮以安其首若自疑則衆疑而睽矣未聞以疑事有功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之疾以乘剛而至于貞彼四壯項領則不能无

亡矣九四務在協衆以安其上非項領之壯也疾常不死不亦宜乎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六二知幾蓋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者也上六不知幾者冥豫而已雖冥者明之藏也知生于冥冥之中而有渝焉則无咎矣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聖人之道至于兼忘又使天下兼忘我則民交放于道術之中行不知所之矣則使天下隨之若子之從父弟之從兄豈无勉為仁以要人揚行以悅衆乎以剛柔言之剛上而柔下則剛柔尊卑之常也剛自外而為主于内則剛柔屈伸之宜也今剛不處上而來又來而不為主取下柔而已則是反尊卑之常反屈伸之宜矣自二體言之止而說者聖人所以感物之道也動而健者天所以命物之道也今不止而動而

健取說而已則是不感物于自然不應天之无妄矣
是以不免為仁以要人揚行以說衆者也是以不能
无咎矣以大亨貞而後可以无咎天下之所隨者聖
人聖人之所隨者時也聖人之所隨時則莫非時也
失所隨之序者不足而義甚微非與日月合其臨照
之明與四時合其消息之序者不足以與此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治則進亂則退此隨時之大者也春而作秋而息又

以之明而動晦而休則其小者也小者猶隨之而不遠則大者可知矣明而動晦而休莫非隨也而獨言嚮晦入宴息則以謂知隨則无故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以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故欲有渝渝而失正則巧佞亂官宜矣故正然後吉夫官者有分職自守而已矣奚其

交然欲有次不可以无交先王以天地名官天地交而萬物通則官固不可以无交矣故曰人道交而功動成交之出門而往從之則其交也親故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剛足以自亡也徒以隨時故來而下柔則其於人也隨之而已非係也柔不足以自立而隨人則非徒隨之亦且係屬之而不能遠矣故六三六二上六皆稱

係焉係小子失丈夫失所係也葢以隂居隂則不足于明又不足于斷不足于斷故不能遣近而趨遠不足于明故兩者之間不知擇所係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初九之于九四於他卦為不應也今則交焉六二之於九五於他卦為應也今則失焉以謂不應宜交則六三之與上六不應也何其不交也以為應失則六

三與上六非應也何其亦失也為其近邪則初九之

于九四非遠也然則非以近亦非以遠以應亦非以

不應各從其所欲隨而已是乃所以為天下隨時非

大人不能明擇之也係丈夫失小子言得所係也係

丈夫為得所係故隨有求得隨有求得則又可知矣

故利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時之義不必陰隨陽而陽亦隨陰然以陽隨陰雖足以有獲然亦貞凶焉雖然陽之隨陰乎足以守道非不能自立而依勢乎人者也明足以趨時非不能自昭而依乎人者也以從初而已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君之所期于臣者嘉德而已故能入告嘉猷出建嘉績為上成假樂之嘉焉九五孚于嘉德而隨之吉不亦宜乎六二柔順中正蓋有嘉績者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天下之未隨則係之未可也天下皆隨而獨有不隨者焉故可拘係之拘係之則上窮之勢不能无從矣雖從之非心也以德維其心則中心悅而誠服文王所以亨于西山用此道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

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萬世无獘者道而已事則有弊之所由然以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故也蓋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乃能久今巽而止則不可久而蠱弊生矣然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矣是以蠱弊之既生則欲治之也傳曰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此之謂也天下之勢有亂乃有治故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蠱元亨而天下治以有亂故有去亂而治之者也蠱以

止而生則不可復止又巽者木道也以涉難則蠱飭矣故曰利涉大川也有事然後有功蠱則飭樂而已不足以言功故曰往有事也先甲三日者原弊之所由以生也後甲三日者恐神奇之復化為臭腐也蓋終則有始時乃天行則所以圖之不可不要其終而原其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德則日新事則日故雖然以日新之德推之于事則

事亦新而不故矣故必有以摇蕩其民如風之落山以育其徳則蠱之不飭而自去矣事末也聖人所以圖之於其本而已故于是育徳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家人之道恩勝于義故常于巽止而蠱弊之生尤甚于國此六爻之所以皆言幹父之蠱也幹父之蠱則其治可移于官而幹國矣經曰貞者事之幹也事待

幹而後立故蠱皆曰幹焉孟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為
子今曰有子為其巽順幹父之蠱也以巽順而幹蠱
而所承非成徳之父則其非道亦從矣今九二以剛
中首事得其所以為父故稱考焉初六以巽順承之
得其所以為子故稱子雖其所以无咎焉厲而終吉
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之所承者九二而三四五所承者上九也故稱

乎父九二之所承者六五也故稱乎母子也巽乎内而止乎外陰陽大分也故不可以為貞然非失其所居而然也以幹蠱而已又皆得中道是以悔吝不至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

九二剛中而初六以柔巽從之乃其宜也上九剛過而九三以剛過應之亦其宜也然子道貴順今以剛過則父子之恩傷矣故小有悔然從義不從父是乃

所以義其父也故无大咎焉小有悔而已則固无大悔矣无大咎則猶小有咎焉而象曰終无咎以始則傷恩而終于義故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巽而止蠱之所以生也剛所以飭不宜裕矣而六四以柔裕父之蠱所以往見吝也而未得乎親父之於子尊賢而下无能今裕父之蠱而不能飭宜其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所承者剛中之父則巽順以從之可也父若以剛過則子道難矣蓋以剛過則傷恩故九三有小悔之辭焉以柔正裕之則害義故六四則有往見吝之辭焉若剛不至于害義卒歸於有譽者六五是也此所謂克諧以孝也瞽瞍之頑則剛過之父也而四岳以烝烝乂不格姦稱之于堯前者亦舜能幹父用譽故耳其曰承以德何也惟德足以諧頑嚚其能用譽

亦以德而已此爻惟大舜足以當之若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則文王有聲而武王廣之耳此則父子之懿剛之父如初六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經曰蠱者事也以謂德則常新而事則有蠱也以蠱生于事復有事以幹之則有事亦將蠱矣自道觀之則是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此蠱之終所以貴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事至于王而貴者為公事至于

侯而貴者為卿求事王而不賔則求事于侯此求富而不耻執鞭之為也既不事王亦不事侯高尚其事而小天下此其志固不可奪矣是以可則也貢終白賁蠱終于不事王侯則此反素而守静也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上者以高而臨下大者以道長而臨小此臨之義也

夫君子之長小人之消也長乘夫陰陽之機而不能自止也故其道之長猶草木之長氣湊于下而視之不見其蠕蠕以進而久之則高大矣然則君子之長亦何事于躁進哉浸之長斯可矣其消若氷雪之消陽鑠于上則視之不見其駸駸以退而久之則渙釋矣然則彼小人之消何事以威武臨之哉說而順斯可矣其自進也浸而長其臨人也說而順又其才剛中而應于上是乃所以大亨以正也君子屈而小人

伸不可謂亨君子外小人内不可謂正今君子伸而小人屈則亨矣君子内而小人外則正矣亨之與正既見于人事時乃天道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既曰天道則消息旡常而正有復為奇善有復為妖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夫亨之與正必曰天道何謂也盖君子所求亨者求亨其心而已所求正者求正其身而已若夫其道亨其位正則君子歸之天道而不求此所以道言天道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於卦考之觀之道尊而臨之道親尊可以教敬親可以教愛且可以臨民而民莫不戴之為重可以觀民而民以榮觀者莫若教也故臨觀皆以教言焉然觀之為教以順為主故以省方觀民臨之為教以厚為主教思无窮以謂厚者性之德也修率性之道以為教則其教无窮何則性不壞而道无弊也苟有窮則隘與不恭在所尚矣容民无疆故遠者來保民无疆

故近者悅以此厚德臨下之道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九二皆以陽下陰有男下女之義故皆咸臨然初九未得則君子之道未得也特志行正而已乃若九二未順命則不特志行正而見于事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柔長則變剛剛長則變柔九二之于六五蓋以道而感變之者也六五且又順受而不懼所以吉无不利

而象所謂未順命也革之九四言改命臨之九二言未順命其實一也革之九四在上近君者也故曰改命臨之九二在下遠君者也故曰未順命蓋君命善則左右之臣潤色之而已君命不善則左右之臣有正教之使善然後布之天下九四所以言改命也此則命未下也命既下而不以善則遠之臣非能之也有所謂未順而已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

憂之咎不長也

夫道淡乎其无味者也捨此或苦或甘皆非道之長也故苦節不可貞甘臨无攸利夫甘者人之所說以君子之難說非卦之能入也以是臨浸長之剛又奚可哉知其不可而憂之則无咎矣无咎者補過也夕惕若无咎以懼而補其過者也既憂之无咎以憂而補其過者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浸長之剛以大臨小以信臨屈將成其上浸而之剛在上者固不能不巽順臨之矣然其巽順不出乎正則雖甘不説也其巽順出乎正則雖不甘亦悦也六四則巽順之出于正者是能至誠順乎剛者也何咎之有哉故曰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傳曰投隙抵時屬乎知所貴乎知者謂其善抵時也方君子道上有向乎泰而六五能以柔順以臨之不

抑其進此善柢者也故曰知臨君者賞罰之所自出制天下短長之命而不患乎剛之不足而所以不足者柔也大君而能用柔則得所宜矣故曰知臨大君之宜象曰行中者剛而能柔則剛柔之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長人之長者通乎長厚之長者長厚乃能長人故也敦又厚之至則寛裕温柔足以有臨矣君子所以處上而人皆重者為是故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於卦為觀者顯此道以示天下而大者輝光之才也上者高明之位也以輝光之才處高明之位則小而在下者斯仰上矣故于卦為觀觀者顯此道以示天下而天下觀之以化也夫化之可以成也觀感而已

以黿之相顧鳩之相視而化則聖人之於為天下固可使覿而化也將使之覿而化則何俟乎鉗鍵而驅率之哉順而巽以輔其自然斯可矣順而巽者道也中正者德也所貴乎極者謂其可以取中也所貴乎表者謂其可以取正也以中正觀天下是猶建極立表于民上耳其孰有不屬目哉夫順而巽則不拂萬物之自然而為偽中正則不倚其身不迕其心而為偽亦不為邪則誠之所存以誠存則不待有物以彰

之然后見其敬矣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是則可觀者莫如敬也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盥又先乎灌其敬尤為足觀豈待夫薦而後見哉故曰盥而不薦足以自敬而不待薦則觀之者有孚矣夫人之心火也人貌木也人之心見于貌猶火之見于木故内有孚則外見于貌顒然而静專也貞觀者天地之所以觀萬物也大觀者聖人之所以觀天地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言天有以

觀萬物而聖人有以觀之也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言聖人有以觀天下而天下觀之也四時有神道有法先後之可循往反之可期明法也不知拔拂主張之爲誰者神道也於其神道觀之而不助則其明法協紀而不忒矣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矣天之神道則觀而不助可也所以教天下則不能无助矣故曰神道設教以神道設教則行積于此而民得于彼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五方之民各有性也非特五方之民各有性五土之民亦各有宜先王之教將使剛柔緩急各得其性而和味衣服利用便器各得其宜於是省方觀民然後設教焉此順巽之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无知也无與也小人而有知則必為盜有與則必為黨无知无與乃是小人之福也故曰童觀小人无

咎若夫君子則明哲之貴不貴夫庸行蹊路也安得
无知乎德不孤必有鄰安得无與乎故曰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聖人仰則觀天俯則觀民觀天則所見大觀民則所
見博今六二獨見其應是乃為闚觀則觀小而狹矣
是則可醜也於女貞則有從一之德故利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生謂動出于我者草木之生所以盛衰美惡之不同

皆係其本而已聖人君子所以動出乎身者不同亦其所養有淺深故也六三之材雖其生不如聖人之道沛然有餘然量進退未失道也荀卿曰忠臣誠然後能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其六三之謂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君子之道深其根而時養之則其生也足以窮大極高有進而已無退也若其身之進退則觀乎時而已故曰觀國之光九五得尊位大中以大觀在上國之

光者也巽為進退為不果而未純為臣故曰賓然進退不果而上非有王德之君足以廸知而怵惕則疑其晉逼而害之矣非賓之利也九五王也故六四利用賓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在下者常失于好進好進則誘于前而不復顧矣在上者常失于好勝好勝則過在身而不能自檢矣六三觀我生則非在上不能自明也在下觀我生也此

猶有折足之懼而不敢必承也在上者而觀我生則非盛德孰能若是於是稱君子焉六三進退未過未有以施于民其觀我生則觀諸已而已九五旣以加施于民則我生宜觀焉所謂當于民鑑視民知治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處一卦之外无與乎天下者也无與乎天下則吾何嫌厥生哉觀其生而已觀九五之生則其君可知矣觀九三之生則其臣可知矣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上下剛而中虛上止而下動頤之象也九四以剛虛在中頤中有物之象也頤所以養百體也物有間之則害其所以為養故必噬而嗑則有間者除而上下通得所以自養矣故曰噬嗑而亨然則噬嗑者用刑之卦也用刑之道不剛則无斷制之義不柔則无矜

恤之仁有剛有柔又必平而不偏然後為善剛柔分言平而無偏勝也雖然不動不足以發滯伏不明不足以燭暗昧故必動而明夫五刑五用將天討而已則其動必如雷其明必如電然後乃可故曰雷電合而章夫不取于日而取于電者電見于陰而人畏之用刑之道也剛柔言分雷電言合以謂剛則用于未得其情之先柔則用于已得其情之後用剛則不能兼柔用柔則不能兼剛故言分也若夫動與明則不

可以相離相離則不可以成章故言合也以二體則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六五則柔中而上行如此則雖不當位利用獄矣夫其動也如雷其明也如電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固足以震耀天下不止利用獄而已惟方不當位故利用獄而已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惟刑至于用甲兵六五利用者小刑而已故曰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然後懲之于小

而可使无惡於是先王以明罰勅法而人知之不可

玩矣蓋罰之不順人則以小惡為无傷馴致于大惡

而不悛雖勅法有不能勝非所以勅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小人之為不善非能以類進也而惟上之人无懲之

然後馴致其道大惡成焉蒙曰用脫桎梏以往吝剥

曰剥牀以足蔑貞凶然則屨校滅趾懲不善于初不

亦宜乎成周之時萬民之有罪雖未麗乎法者以桎梏而坐諸嘉石則所以懲小人宜早辨矣滅之者絕之道也傳曰去惡莫如盡故稱滅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嗑六爻初九上九受刑者也中四爻皆用刑者也其所以然者何也蓋刑之所起原于小人用極至于殘殺者亦以其小人惡積而罪大故也若夫居中用刑則君子而已此六爻之義所以異也膚柔脆而易

噬者也六二柔中而能資初九之剛所以利用刑猶

噬膚也夫六二既刑初九而反資初九之剛何也夫

噬嗑食也食之堅則噬之既噬則資以為養矣君子

之噬小人亦若此豈有棄物也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用刑之道必有其才又有其位然後乃可徒有其位

而才不足則是士師不能治事也有其才而位不當

則是代士師殺人也然是二者位不當猶愈乎才不

足才不足則刑不中刑不中則大不服矣此六三所謂噬腊肉遇毒不得噬乾胏也腊肉之難噬而又遇毒以譬刑小人之不服也腊肉有養人之道不得其養而遇其毒固吝也有其位代司殺者又見應于上是以小吝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所謂有其才而位不當者也有其才故易于六三之噬腊肉位不當故難乎六五之噬乾肉焉九四與

六五皆稱金而九四得金矢六五得黄金何也六五君也制刑者也九四臣也用刑者也制刑付之臣用刑加之民其事雖殊其欲剛而通乎變則一而已夫刑義德也剛也制刑者通乎變故法令之所設者當焉用刑者通乎變故金矢之所施者當焉是以皆稱金也至于中之見乎色則制者之所貴故六五稱黄黄者中之見乎色也矢者臣而利乎行者也用刑之所貴故九四稱矢矢者直而利乎行也蓋制刑之初

則欲揆人之情合時之變不可過輕不可過重正諸中而已至于用刑則不然舉夫曲直而推之而已是以不同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得尊位大中不能以道化天下期於无刑而猶用噬所以為噬乾肉而難于噬膚雖貞而厲也然小人有為間之罪可除而我之除間之刑得當故雖厲亦无咎焉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夫刑有金有木而木又有校今初九上九止稱校而已何也噬嗑之道始將勑法非致刑之時故稱校焉金義木仁而校又非若金之傷也仁故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經曰物相雜故曰文卦之所以為賁以柔來而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物相雜也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與陽天之所以為文也柔與剛地之所以為文也仁與義人之所以為文也今賁之成卦獨以剛柔為言者剛柔地道而坤介于西南於色為章而文說卦曰坤為文然則道其文之著者乎所以賁有取于剛柔也雖稱地之剛柔則與天之文與人之文舉矣是以下文稱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也賁之所以亨以柔來而文剛也

所以小利有攸往以分剛上而文柔也柔來文剛者本乎剛而又之柔也在人則是存高明敦大之才而能自損者也是以亨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不中柔而文之以剛也在人則是懦弱罷軟之才而能自強者也是以小利有攸往而已柔來而文剛六二之謂也六二柔者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九之謂也上九剛過者也蓋本剛而文之過柔則其柔不必過也中斯可矣本乎柔而文之以剛則剛中不足也必過而後可

也是以不同也柔稱來剛稱上者何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柔之文剛也為亨則是來而信也故來剛之文柔雖不足為亨然亦小利有攸往非往而屈也是以變往而稱上也上六者所謂抗之以高志也剛柔相雜不遠乎自然之文此天文也至于人文則于自然之文不能无遠至或過而滅質者有矣是以文明以止然後為人文也禮之有元酒太羹樂之有朱弦踈越盖施止于文明之間也繫辭曰通其變遂成天

地之文賁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不同何也變所以成文文成而變見是故通變足以成文觀文足以察變也能察時變然後能觀人文彼三代之禮不相沿襲蓋察乎時變而然也人固有自然之文幼而愛親長而敬兄皆是也因其文而章明之潤色之則天下之化兄為而成矣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政以養民為本以明為文以養民為本有山之象以

明為文有火之象故山下有火則稱庶政焉而政明之為賁周以夏掌政義取明也庶政明則物以區處事以條利而不至于[redacted]其有争則是庶政之未明也是以君子務明庶政[redacted]至于獄則无敢折也且賁非以賁也老氏謂兵若[redacted]之是樂殺人今獄而施賁无乃為樂殺人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redacted]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趾在下而能行者也[redacted]以自飾莫若乎義而義路也

由義路而行賁其趾之象也茍由義路而行則義在乎勞不舍勞而取逸義在于遠不舍遠而取近矣故六二虛中有車之象欲以載初而初舍之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以柔飾上者須也六二柔不自立麗九三而飾之須之象也然賁以剛柔相雜義雖不能自立而飾物亦未有咎也雖未有咎與上興而已吉亦不足道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如自飾也濡如二飾之也凡言濡皆相與于不足非相忘于有餘猶所謂相濡以沫者也豈若溴其羣者哉故夬之遇雨若濡則有愠之者賁之賁如濡如則有陵之者惟能永貞不至乎勢傾而絶利窮而散是吉而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飾于物故曰皤如能自飾

于正則雖未受飾于物將有飾之者矣故曰白馬翰如初九以剛在下未受飾于物而動以趨上白馬翰如之象也然六四當位非知變者故初九之來則疑其為寇然非寇也婚媾而已寇相賊也婚媾相親也固亦異矣今疑若是則疑之眩惑也甚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園生財者也束帛用財者也於生財則致益于用

財則致損強本而節用者也蓋六五之才内陽外陰陽為實也陰為虚為損有強本節用之象焉夫賁致飾之卦也致飾則侈靡所由生故六五有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之辭焉然束帛物以為禮也將為禮而戔戔則吝道也以其能強本而非墨子之私憂故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為其非私憂天下之不足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傳曰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焉五色成于白故賁之上

九為白賁所謂文明以止也聖人之於人所以藩飾之兇所不至要其歸使之日用飲食而已此終于白賁之意也白者性之質也未染于物之時白賁或賁物之賁而終也能明白太素則清淵不迷矣既彫既琢還反于朴即此意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剥陰剥陽而至爛也魚爛不可復全則君子之于剥止焉以俟可也有攸往則適足以掊揭致害不可以逃矣故曰不利有攸往夬則曰剛決柔剥曰柔變剛何謂也夬人事也變天道也君子之于小人直以人事決之耳小人則其人事不足以勝君子蓋以天道之逆而徐徐以變之耳故曰柔變剛也剛之長至于五剛其長猶未變也且健以決柔而為剛矣柔之長至于五柔則其長為已極乃將順而止之不使至上

行此進陽退陰之義也蓋五剛猶盛而一陰始生則逆而制之可也姤之繫金柅是也五剛已盛而一柔未去則健以決之可也夬之揚于王庭是也若乃五柔已盛則逆而制之不可也健而決之亦不可也順以止之斯可矣所以順而止為其有可止之象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所謂象也者消息盈虛之象則小人之威知其可以順而去矣蓋消必有息盈必有虛以消則必有息以盈則必有虛則陽有來復陰有

退聽之理順是而止之則于天豈曰遠之哉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則下厚而上安也君子於是以厚安宅下之不厚而自安于上則是處茷薪之上坐漏船之中雖火未燃水未及溺固不可以為安矣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與輿皆人之所恃以為安者也而牀則以夜息輿則晝行夜者陰盛之時晝者陽復之時于其方剥則

稱床于上九而復則稱與辭各有所稱也剝床以足才滅下而已於是時上有以貞之則不能馴致而為剝矣惟上无陽應故凶既凶故曰剝床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進于足矣君子之不得安宅甚矣猶曰貞凶何也二陰尚微未至于不利君子貞也君子雖欲正之未如之何矣至若一陰始生則可以有魚包之也二陰浸長則以臣妾畜之也過此以往其凶必矣不特亦

滅趾也君子之勝小人猶水勝火然小人已盛而君子之道微則是一輿薪之火杯水不足勝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所剥者君子也剥之者小人也小人得无咎者以失其上下之朋類而應陽故也此所以有與也六二未有與則凶六三有與則小人之所以為小人惟其異類移之耳所謂相梲而入禍門者也然其自脫于羣邪之中而與君子何咎之有哉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灾也

剥牀以足以辨則危之而已剥牀以膚於是傷之矣所謂舐糠及米者也於隂之方生與其浸長之時不能有以正之使至于切近則君子之勢弱而易傷不足以自捍禦矣於是稱膚焉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能以利養君子然御得其道則潛退而不為用魚之象也六五得尊位大中資為于上九以制衆隂

順序而承之貫魚象也夫羣小之在下君子豈比而
誅之哉亦御之以道使其若貫魚然則不至于亂而
反為吾利矣且以貫魚之道施宮人寵使其順從而
不得有為則无不利矣詩言為龍為光所謂為龍言
使之升降自如不見制畜也此則待君子之道也若
夫待小人與宮人之道則若貫魚可也為龍則害莫
大焉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而象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離以柔麗故稱百穀觧以剛動故稱百草上九以剛

在上而不剝于隂則又碩果而不食者也夫小人能

載君子亦能從君子于其方剝則覆君子而乘上于

其已復則載君子而在下上九剝窮上而徑反下也

於是君子得輿焉大君子善憐慘其下猶之廬也而

小人乃反剝之則是自剝其廬也自剝其廬亦以慁

甚何可用哉

周易新講義卷三

周易新講義卷四

宋　耿南仲　撰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為卦以六爻言之與姤反者也以二體言之與豫反者也雷在地中為復雷出地奮為豫豫者衆人

熙熙如春臺之時方是時疑若亨也而其究則為塞所謂伸道致屈也復者歸根復命之時疑若塞也而其究則為亨所謂屈道致伸也故曰復亨而豫則不言亨焉剛反動而以順行言循乎自然之機而无所拂也夫惟若是故出无疾言自外來而无疾也入无疾言自內往而无疾也謂利用出入无有拈礙之也復非獨陽復而陰亦復其所故曰朋來言陰之朋來也陰反其所非出而干陽故陽得无疾陽反其所不致

阻陰故得无咎未至為反已至為復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天行也聖人之於卦於臨必曰八月有凶於復必曰七日來復何也非獨於復原始而臨要終也道之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知此則道之消也不足憂道之長也不足喜其出不利而其入不懼矣剥之不利有攸往則稱小人壯復之利有攸往則稱剛長何謂也言小人則如戒之君子言剛知小人之消剥不利有攸往則稱小人長復之利有攸往則稱

為柔然而剛柔云者天地之道也君子小人云者人事也天地之道屈伸相感利在其中雖五陰長而為剥是猶日往而月來暑往而寒來非不利也其有不利則人事而已故於其不利有攸往則以人事言於其利有攸往以天地之道言之也復之見天地之心何也其往其復皆足以見天地之心而於復言此何也復者一陽始生正北方也北方水也於情為恐而南方火也於情為喜往而喜復而恐物之情也於物

之為恐且順之焉則其見天地之心莫此為著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陰陽各復其所故先王以閉關商旅不行以應陰之復也后不省方以應陽之委也故省方觀民則稱先王於不省方則稱后后與有司反者也有司則勞而后則逸於其有不省方也稱后宜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天地之道一往一復則人亦不能无往復也然往則離本復則反本是以復之為貴而尤貴其復之早也初九復之早者故曰不遠復然而聖人之為道復非修身往非殉物與時偕行而已矣初九雖復之不遠然克己而復非所謂與時偕行者也故於地道則无悔焉於知幾之神則不為无小疵矣故曰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依於仁為休六二依初九之仁而下焉復之休者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不可不下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既復而過中矣於是時將以自克而求復則是失之於嬉遊之日而事之於奔競之時也彼又烏能无頻乎哉且火於情為喜水於情為恐則火馳而喜淵靜而恐復之情也則六三之頻宜雖然危道也雖危而无咎者以其猶復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四陰之中而能復此不與天下皆往而能獨復者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之謂也象謂之從道從道於初九也六二謂之下仁六四謂之從道蓋初九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修身以道脩道以仁能脩身則道與仁具矣以六二之親也則曰下仁以六四之遠也則曰從道各從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居大中之位非失其所受於天地者也非失其所受於天地而復焉則是消息盈虛與時偕復而已矣是乃所以為敦復也夫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固乃厚矣消息盈虛與復則又厚之至也故稱敦焉敦復則出吉凶之表而萬變不能為之疵非獨无祗悔而已象曰中以自考何謂也言能自考則非資於人若下仁從道者也又非克已若修身者也成乎自然而已是乃所以為敦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貴早者也迷而後復其凶必矣天曰災人曰眚迷而后復違天人之道故曰有災眚以此行師是謂窮兵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故用行師終有大敗行師而以其國君主之則事之尤大者不可甚矣至於十年不克征以其迷也故如此其久也猶知復焉過十年則克征矣夫冕之制後昂而前俛衣亦上玄而

下纏蓋所貴在此不在彼也今迷而后復則反君道也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序卦曰復則不妄蓋誘于物而自内出則傛以從物无往而不妄遺物而自外來則有主于中而性之貴

得矣故无妄之成卦在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也剛自外來而為主既不妄矣是故動而健何則乘流而下者易以至背風而馳者易以遠今因性循理而不妄是亦乘流而下背風而馳之類也其勢可勝禦哉既動而健矣又九五之才剛中而應夫剛不及中則易入為邪剛過中則謂誠者所居以類至也夫如是則大亨以正矣其畜諸中也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其發于外也動而健其在天下皆有應无違則雷之

發于地中而行天下以動化萬物不過如此然則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以致大亨以正是天命非人為也其匪正有眚何也目之虚也不能受播穅之眯耳之虚也不能受聚蚊之蚋凡以至理之中不受外也今以匪正而容乎无咎之間是播穅聚蚊之説也故其匪正有眚且无妄之世雖以无妄行者猶有疑於其妄而或係之況以匪正行者乎故曰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

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在地中以至地奮而行天下皆有節焉未嘗妄也惟未嘗妄故能感物而物應之物之所以感以乘理應時而不能違也雷之動息以時故物以時應而不能違然則先王又烏能違時而求物之裕若摳苗者哉於是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謂之茂對則以四時之中其氣機蒸濡而不測之變不與焉則論其育之

之法不為不茂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雜卦曰震起也艮止也艮陽在上為得其所故止震陽在下未得其所而止未得其所而起此理之常也則初九以剛在下而往亦理之常豈曰妄哉故曰无妄往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唱者君之分隨者臣之分六二執柔處中隨而不唱

得臣之分者故為不耕穫不菑畬不耕而穫言終其功也不菑而畬言因其業也六二體震之性志于往而近妄者也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然后利有攸往言其動如此不為妄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以柔應剛其志不妄者也而九四以剛阻其前无妄之災也匪正則稱眚言人自為之也无妄則稱災言

天實為之也柔之為物順者也為順故物或之然言三之得九四之災也蓋六三之行不妄九四疑而係之乃所以為无妄故曰行人之得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其才其位適當而不偏勝乃所謂正也不得不正則才勝于位猶之可也位勝其才則不可九四才勝其位者也故曰可正而无咎者為其足以固其位與折足覆餗者異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易乘則為疾然九五剛健中正位乎天德與豫六五異矣則其為疾可勿藥也勿藥則有喜蓋以謂蔽之所以為妄譬諸飲藥以加疾也非妄也疑其為妄而係之以非疾也疑于為疾而藥之妄也夫衆有之芸芸迷者以為貞也悟者以為妄也以為貞者固非以為妄者亦未是也老氏曰滌除元覽至理則无一疵矣若觀一疵而攻之則是妄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在下而未得其所則動在上而已得其所則止此理之常也今上九懼乾而猶上行是不知常而妄作者也宜其有眚而无攸利也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畜賢之卦也能畜德然後畜賢故先曰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其德言畜德也次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言畜賢也人之生也自其赤子含德已厚矣惟柔而不能有已也順而不違物也故萬物之來得以搖動而攘取之於是向之所畜蕩然一散空空如也聖人不然立其大者以剛健惟剛健故能積而篤實其發外而為光輝而其為光輝非若火然薪盡而滅也足以日新其德矣日新其德故德日新德已新者德成之終也日新其德者畜德之始也畜德至于

輝光日新其德則賢者能者瞿瞿而向之若輝之類明大矣於是可以尚賢而止健也謂之剛上者上九之謂也育賢宜以柔畜賢宜以剛也尚賢故賢者在位止健故能者在職尚賢止健大者之正也賢者能者有養之道故詩以況嘉魚甘瓠焉誠能尚賢使能則天下不待家食而人被其養矣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夫涉險犯難莫利乎能在職衆助莫盛乎此故有利涉大川然則曰應乎天何也得人則得天且既

賁以涉難之良弼矣内之扶之涉難所以應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聖人之畜德也求諸已所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是也君子之畜德也資乎人所謂多識前言往行是也有德必有言然則前言德在中矣君子成德為行然則往行德在中矣故君子之畜德莫良乎前言往行也然而前言悉皆德言也往行未必皆德行也在夫多見而識之識之則不逆于所聞矣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時賢者在所尚健者在所止三陽以健進皆在所止而初九尤其健之始也凡事于其正始則常嚴故初九有厲利已然後不犯災所謂已者謹其分守而不敢進越之謂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大有以柔有也故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大畜以剛畜也故九二輿說輹為臣之道欲方以載其上

圓以行乎下故當取象于車馬大畜之時方且正君臣之分取載其上而已無事乎圓以行于下也故稱輿馬輿之所脫輹以分守之至嚴未可越而進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畜至于九三則君臣之際志交而情通畜道于是亨矣故曰良馬逐言三陽之並進也方輿脫輹則知艱及良馬逐則易之人情之常也天不假易故曰利艱

貞又當戒習所以載其上而衛其亨之事故曰閑衛

夫方以載上之義於其脫輹之時固不廢矣衛其身

之智於其利已之時固不廢矣非至良馬逐而始為

之也至是又習復而已語曰學而時習之由始而習

之于復也夫利其身而忘其君不若利其君而忘其

身利其君而忘其身又不若方以載乎君而周衛其

身之為愈得也故稱輿衛焉如是然後利有攸往一

有偏廢則有攸往不利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下卦受畜者也上卦皆畜其下者也雖六四之柔亦足以畜其下者有分義故也童牛私欲不行而順者牿角械也牛雖順物其角猶剛令且牿之則剛又不用矣此順之至也變友柔克此之謂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豶豕不純乎陽矣其能制物而物不敢犯者以有牙也所謂平康正直者也六四六五皆取其私欲不行

然後能畜德既厚者何也惟私欲不行然後能畜既德厚則无所事剛而不犯所以取象如此也六四有喜而已六五有慶則四方來賀之謂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賢者之所由以天上達者也畜道成則天衢以通焉大畜者君臣相遇之時君臣相遇而畜道大成然後能使天衢通則賢才无不達矣所以致此則上九之福故曰何天之衢亨也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之成卦上止而下動其中虛焉頤之象也草木之養枝葉者在其本人之養百體者在其頤故頤養也所養正則擴而充之无往而不正矣所養邪則擴而充之无不為邪故養正則吉也自養者也然後可以觀人之所養與其自養蓋取人必以身故也人之所

養有賢否所養正則人賢可知矣所謂不知其君視其臣是也人之自養有邪正自養正則施于人可知矣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是也夫子以寡欲養心以直養氣其自養亦大矣不觀其養氣與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善以從事于口體之養口體求不失義則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則足以知其自養也其曰自求何謂也盖有與人求者如冉子為子華請粟之類是也為

人求則雖請益而无嫌而使自求如是則汚矣故觀人之廉貪必以觀其自求口實也君子自養斯可矣必觀人之所養與自養何也蓋養道貴充者也養旣貴充則一身之肥不如天下之肥爲充之至也欲天下之肥勢不能人人食之則必本乎養賢而養賢以知人爲始是以必觀人之所養與自養然後知賢而養賢以及萬民也天地在六子以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外天地无爲也无爲者不嫌于自在故不

言六子而直曰養萬物聖人有為也有為者嫌于自
用故養賢以及萬民焉養賢以及萬民而致天下之
肥非大人不足以與此故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也者附萬物之成形于外者也雷也者作萬物之
生氣于内者也所以養物二者為盛有頤之義焉言
語不慎則招外患飲食不節則起内患所以自養也
言語之不輕也如山飲食之有節也如雷視其後者

而鞭之則自養之道盡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在沉潛之地靈龜之象也君自養如靈龜則足矣故莊子有曳尾於塗中之辭焉初九不善自養乃躁動而求養于人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夫靈龜善潛而不志于義乃躁動而求養于人朶頤而食斯賤矣有靈龜之德則求口實无嫌也

舍靈龜之德而觀朶頤則不可也舍已之靈龜而曰爾觀人之朶頤而曰我蓋不知物我之辨有如此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以上養下謂之顛頤六二之養初九頤顛也然二猶未離乎下體也未離乎下體而養下則亂頤之經矣蓋在上者養在下者受養于上此頤之經故也山善養物者也丘雖不足于山之德然亦不待下之養六五養道之不足者也而往養焉則是于丘頤者于

顚則征而凶矣葢六五從上九之養不待六二也如人君而受教者也自有師傅與左右輔弼之臣彼疎逖小臣惟祇若王明而已亦欲有教焉則失類而凶矣失類而凶言不足以得友也

六三拂顚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民不正不能以自養也又由上九以養不能有所養也則順之道喪矣不止失上下之經而已故曰拂顚

拂頤凶可知矣觀其自養則不正觀其所養又无有以資養于人也則又何有足用之時故曰十年勿用而无攸利所以過十年而用者以其知變而上有應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自養正然後有所養六二六四皆自養焉能有所養者也然六二未離乎下而六四則在上矣故六二不

如六四顛頥而吉也大抵自養正則於朶頥不覬其自視正矣自視正故視則有威如虎之眈眈然也其欲逐逐言不充其欲者也虎亦食物者也今曰其欲逐逐則是有虎視威而元虎之貪也夫自覧英華于外而懐歆羡之心則徇物而喪矣今其視眈眈目不滎于紛華其欲逐逐心不主于歆羡自養如此宜元咎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在上宜能養下者也陰道常之不能有所養而從上九之養拂乎經矣六二六五皆拂經而无凶何也君子所貴自養而已自養者正中雖不能有所養於所養之經拂未有害也是以不言凶咎也惟有所養則輔之者衆然後可動今不能有所養則不可以動是以利居而不可以涉大川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六五以下皆由我養也以道養天下乃居尊位大中者之事而以上九為之則厲矣其所以吉者澤被生民故也此周公之事也由頤則得衆助故利涉大川與六五異矣

☱☴巽下兌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衆足以過寡得位足以勝失位得道足以勝失道四

陽衆矣又得位中則大者過矣故為大過雖然大者過則必有為非常之事以立非常之功豈聖人之心也哉特以棟橈而已且負衆椽以庇下者棟也今本末皆弱其為棟也橈則所以庇者將傾大者安得不過哉然過而不剛則无獨立不懼之勇過而不中則有過涉滅頂之害故曰剛過而中而又內伏行以巽而藏用外見以説而顯諸仁如此則利有攸往利有攸往則藏弱者扶衰者極而棟復隆矣是以亨也大

過之時非大者不足以有為也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二者皆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也夫上有棟橈之勢未易救也前有滅頂之害未易往也君子乃獨立不懼所以大過人者也棟之橈也民將失其庇焉棟可隆也君子不得有為于遯世焉是則可悶也乃鼇然而不悶是亦所以大過人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天下之勢有可以為有不可以為者君子亦未如之何矣所謂木顛於一繩所維是也其可以為者又須所處之地所資之才兼得而後可上六之才不足者也初六則位不足也君子進而有為則可使棟橈成强直之勢退而無為則若白茅之无咎當灘滅木之世得平地以自措則斯安矣又藉之以柔何咎之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大過之象或為枯楊或為棟橈橈則易拯枯楊則難生易棟橈而成棟隆者人事也枯楊之生稊天理也才有餘則雖天理之難致者可以為其才否則雖人事之易拯者猶无補也是以其象不同也稊者楊秀者也弱不能遽强盖有漸焉故有生稊之象其所以生稊以九二剛過而中故也故九二之遇初六老夫女妻之象也過以相與而不相陵是以无不利如女

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若是則无攸利矣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之世剛過而中然後足以輔世而成棟橈之功九三不能過小者而又不中則不足以輔世故棟橈

凶則傾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過之所以亨以剛過而中也然與其不過寧若不中九三九四皆不中者也九三不過故棟橈九四剛

過故棟隆九四雖不足以為亨而有吝然與九三異矣四猶應初疑於有它志在大過不牽于小者則不橈乎下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生稊則長為條肆而終成壯實之才矣生華則為一時之觀美而不可以久者也九五剛中故于衰弱之世能有所生然而不過則所生者華而已矣上六之

視九五老婦士夫之象也夫士夫之醜則中制也老夫女妻於制為反矣是則可醜也剛中有可制之資是以无咎然所生不可不久也而其配亦可醜也則亦安能有譽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滅木之澤瀰漫甚矣而過涉焉至于滅頂則又可知矣夫不剛則无可涉之才不中則无知節之德徒任智而往不量其力又奚可哉然雖志在濟時非喜功

也殺身成仁何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離麗也以陰言也而重明者以陽言也坎陷以陽言也而重險者以陰言也上而重險陽在其中動而不能出水流而不盈之象也盈而不溢則不能出險矣

雖不能出險而其歸必中其趨必下則足以行險而不失其信也二五以剛居中維心亨者也夫居重險之中動則括往則礙其道不可謂亨也維心亨而已夫茅塞其心則自困者也非以處險也困于心衡于慮則以處險也非自困者也然處險難之中遂困心而衡慮則亦內之未明而已若清在中則雖遇險難其心常亨何困心衡慮之有哉以在險中故往則有尚行則出險故也故誕先登于岸言安身而後動也

行而出險先登于岸然後可以有為而建功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聖人雖求出險未嘗不設險非如小人之陷物也天地之理然也不可升者天險也山川丘陵者地險也則王公安得无險哉且貴者人之所妬富者人之所爭今處王公之貴而有土地之富則是居人之所妬聚人之所爭不可不設險以自固也阻法度之威使人不得而踰焉此天險也髙城深塹此地險也然是險也守之以道則易以興守不以道

則易以亡善用險而興者其為大人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行險者武事也所謂事者葢武事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武事焉詩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先常德而後立武葢不如是則有因怒興事踴躍用兵者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君子亦有時而居險然不終為險所陷也其卒動而免乎險矣王公亦有時而設險然不終以險自恃也

其卒易而无備矣初六習坎入坎則是居險而終陷設險而終恃也凶可知矣闕

為其鑿也荀子曰无師无法而智則必為盜矣智者君子之所貴也而有至于鑿甚有至于為盜者以不麗乎正故也重明以麗乎正則若禹之行水因性循理而无察察之政焉乃所以化成天下也中正者剛柔之節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剛得其節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柔得其節也柔得中正之節故畜牝牛吉焉夫牝牛順之至也所養以至順而不本乎中正則入于邪未見其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日月兩作而繼照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故能以繼明照于四方堯舜之重華文武之重光則其事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以柔履下之象也文明在中履之錯然者也人以柔中為德而其接物又有錯然之文此人之所以共敬之也人共敬之而已獨犯焉則咎斯至矣初體炎上之性戒在犯二能敬而不犯則咎可无矣故无

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知者過之愚者不及其失道均也由能勇而不能怯賢者過之也賜能辯而不能訥智者過之也六二有柔嘉之德文明之才賢且智矣而能守中黃離之象也書曰節性惟日其邁六二可謂知節性矣其吉不亦宜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

之離何可久也

日中必昃理之必然者也君子與時消息則不以息而喜不以消而憂故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與時消也必曰鼓缶者為其能與時消息則為圜虛以應故也苟固其位而不知鼓缶而歌則日方中昃之時未至于老而惟憂用老矣是以大耋興嗟而凶也傳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于已苟知樂道則安有大耋之嗟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夫德盛者其體尊位高者其勢利非物之所能犯也犯之則如觸石按角而退且傷矣六二在下猶當敬之而不可犯又况六五得尊位大中者其不可犯甚矣而九四體炎上之性突如犯之犯之則其勢不能克則退反矣故曰突如其來如夫无禮于君天下所為共疾也既困而來乘九三之剛則宜其焚如以至

于死且棄而不收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柔居中而四犯之力不足以折衝禦故出涕沱若戚嗟若也出涕沱若憂見于容也戚嗟若憂見于聲也六五離王公之位人之愛戴惟舊而至誠之憂見于聲容足以感人心而天下罔不為用矣是以突如者終不能犯而吉也如其失位號令不行于衆則雖憂而不免故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羣黎百姓麗于王有王德宜天下之所麗而人有不麗者此用出征之時也故於說之道有不盡焉是以觀其所感則闕

天也萬物之情灼然可見矣屈伸相感而利害生焉此天地之情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焉此萬物之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者通氣之物也山上有澤則是其氣交也故其象為咸夫山有聳上之成形澤有鍾下之定位而能相感者以其有所謂虛而已故君子以虛受人則如槖之應氣入則鳴不入則止矣其曰受人者以其受于此而已則止而說之之意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在上而无能為者也有之可以為完无之未有害于行者也其才如此而悔吝不至者以在下非任責之地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居下體之中動而隨上者也夫陰陽合德燥濕相蒸无根而芝菌生不班而蠐螬育是也化自生无或使之是以咸之所以貴止而說也今六二動以隨

上義與咸反凶可知矣然六二守靜處中能居者也居則順于理不害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在下體之上隨上以動者也然則股之視腓亦不處者也然六二不處而隨知變而无所執也九三則過中而之外執其隨而不變者也執其隨以動說為道正與咸反是以往吝也以六二居吉則九三往吝

可知矣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隨今執其隨則所執者下也執下而无害唯初六可也九三既居下體之上而過中矣吝不亦宜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夫情偽相感也以情感則生利以偽感則生害九四之與初六不失正應則非以偽相感也是以未感害也九四不固其位而兊體悅物之性則其在二陽之

間不能自主故憧憧往必來也九三九五皆非其應往不可以得五來不可以得三所以憧憧乎其間耳咸以止而説為善憧憧往來則豈光大之道哉雖憧憧往來无有一得然其感物而來應之心可謂至矣是亦初六之朋從爾思而已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朋從爾思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在心之上口之下其感物之不以心又不以言也

夫有心則其感物也狹有言則其感物也狹外守中正之德无言思之累如天地之感乎萬物死生出乎自然何悔之有哉其曰志末爲其於物无擇也使知其大小本末而擇則有心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此感物之以言也夫莫嚴乎上令有時乎不從者人心之不可以令服也莫巧乎說辭說辭有時乎不入者物理不可以辭奪也上令猶有不從巧辭猶有不

入又況乎譊譊者乎言之不可用以感物也如此則

上六咸其輔頰舌但騰口說而已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此恒之所以為常也夫柔上而剛下雷風相薄剛以動而柔之不應是有時而然也非常也葢剛上柔下而位定剛柔相與而氣通巽而動則理順剛柔皆應則情和所以能久也夫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則當未為无咎惟久於其道是以亨无咎而利正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也所以常久而不已非一定而不變之謂也亦運動變化終則有始而已故曰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夫日月得天能久照四時變化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亦若此而已故體道之經猶日月也應世之權猶四時也是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且鐫金礱石久而後成固其所也天地萬物之情所久不同天地長久而不已萬物盛衰之不窮而萬物之小年大年各安其分而不相參又有所久中者有久非其位者其不同如此故曰觀其所常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惟道為無方於德則有方故傳或稱仁方或稱義方焉立其仁義之方而或易則必一出一入塗巷之人也安可以為常聖人不然體日月之運行四時之變化則方圓无常以和為量矣是以又惡其執方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古者君臣朋友之際未嘗不相求以竭誠盡節至有相要以死者然則求人非不可以深也惟情意之未

通恩信之未結而遽求焉則人之所不堪也初六之求深矣在於此是以貞凶无攸利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君子亦有時而過亦有時而不及所以應變則然也其卒歸宿之地則中而已則是中者可久之地也二能久中得其所久其悔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常其德則其守道也固其進道也篤彼不常之人其有聞也若存若亡其有行也一出一入雖得之必失之矣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則為萬民之望既不常其德則萬民何望焉承之者羞理亦宜也近而承之者羞則遠者无不弃故曰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興事之大者也禽可獲之物也大事興而不得可獲之物以久非其位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是

以〻動而有獲矣久非其位則身且危而不安何從而得禽哉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然則有常者蓋善人之次也其視君子與聖人蓋遠矣聖人　　地而惟常是　　人則以之

言夫子則以之分有宜不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既濟終上則其闕振

常凶夫動惟厥時乃有功振以

周易新講義卷四